

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為  
有嬴陛下所御養餼簡儉以所餘為百官稟料殮錢未盡也則  
所不盡者為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况一棟哉帝領曰人  
未嘗為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  
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  
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  
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

延齡妄言財用羨餘唐書

裴延齡唐德宗擢為司農少卿假領度支是時陸贄為宰相帝  
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為排媚愈益厚延齡贄上  
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得乾隱二十萬緡請舍別庫為羨  
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

搜市塵奪所入獻逮捕匠徒迫脅就功詎曰救索弗離其直名  
曰和顧弗與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  
物月計符按覆覆有御史以監量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乃  
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已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  
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準劾其妄陛下縱之不為治此乃  
浸削兆民為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  
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  
錡皆指延齡專以恤偽罔上帝怒乃罷贄宰相左除滂等官時  
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飢民流度支糧  
芻之以激怒眾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芻芻  
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贄等朝廷震恐延齡又補充所  
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

犢車載金餉贄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匭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元翰欲釋憾於贄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寃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恠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主媢黑爾臣時人側目屬疾卧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

鄭珏妄言欺主五代史

鄭珏少依張全義屢舉不中全義以珏屬有司乃得及第唐昭宗時為監察御史唐亡入梁拜中書侍郎末帝聞唐莊宗兵至

惶恐不知所為與李振等相持哭召珏問計珏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末帝問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帝曰寶固不足惜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大笑

侯章矯奏公使民宋史

侯章事後唐莊宗為隊長明宗朝遷小校晉開運末為忠衛指揮使屯兵陝州會契丹入中原與趙暉王晏謀斬契丹將劉愿送款於漢祖漢祖入汴擢為鎮國軍節度乾祐初加同平章事尋移鎮邠州章居鎮無善政傲上剝下以貪猥聞用見戶為逃擅其租賦乃矯奏貧民數千戶負稅租久禁繫不能輸願以已奉代時方姑息詔褒之副使趙彥鐸有良馬章欲之不與誣彥鐸謀逆殺之亦置而不問

路冲誣陷王嗣宗宋文

王嗣宗字希阮少力學自奮遊京師太祖開寶八年登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為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闕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

王欽若誣寇準給帝封禪宋史

王旦字子明真宗時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是時契丹既受盟寇準以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欽若甚準欲傾之從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恥之而陛下以為功臣竊不取帝愀然曰為之柰何欽若度帝厭兵即謬口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

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首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憚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喻之宜無不可乘間為旦言旦黽勉而從帝猶穴豫莫與壽之者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其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繇此意決遂召旦欽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九天書封禪等事旦不復異議

李諲偽獻蟾芝宋史

李諲字智甫第進士宋哲宗紹聖間知章丘縣又代任邠延復

徒水與偽為蟾芝以獻徽宗疑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解

林希醜辭詆賢宋史

林希字中宋哲宗時為中書舍人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林希皆密毀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為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革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黃潛善不以實聞宋史

黃潛善字茂和擢進士第宣和初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察訪陝西因往視潛善歸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擢戶部侍郎

徽里帖木兒欺君被貶元史

徽里帖木兒順帝時為江州行省平章政事至元元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在江州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其感心頗不平故其入中書以罷科舉為第一事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動當國者以發其機至是遂論罷之徽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為那壁那壁者猶謂之彼也又嘗以妻弟阿魯渾沙女為己女冒請珠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已欲斥之詔貶徽里帖木兒于南安人皆快之久之卒于貶所

誣枉

敬宗誣構無忌反唐書

高宗即位進長孫無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

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宓以  
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  
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帝後召無忌褚  
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無忌已數諫  
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武后  
既立以無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旨陰使洛陽人李  
奉節上無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傳致反狀帝驚曰將妄  
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  
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爾使我  
重愧天下柰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無忌  
姦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殺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袂一  
呼以彌同惡且為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手宇文化及父宰相

尚主而身掌禁兵場帝憂之不疑然而起為戎首遂亡隋顧  
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無忌反明甚請逮捕  
帝泣曰舅果爾代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  
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文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  
自殺良史不以為失今無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  
社稷敗宗廟豈特漢薄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  
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  
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從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  
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  
送流其子秘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  
馬後數月又詔司空李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  
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無忌殺纒

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思于檀口大抵暮親皆謫徙

來俊臣誣陷仁傑唐書

來俊臣為大理卿狄仁傑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即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堂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寢弛即丐筆書帛置褚衣中好言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武后遣使案視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私令德壽作謝死表附使以聞后乃召見仁傑謂曰承反何邪對曰不承反死答掠矣示其表曰無之后知仁傑署因免死武承嗣屢請誅之后曰命已行不可返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

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欲必殺仁傑等乃貶仁傑彭澤令

李林甫誣貶忠嗣唐書

王忠嗣玄宗天寶間授河東朔方節度使會討吐谷渾董延光請下石堡城過期不克許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奉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

張去疾上書言許遠失城唐書

許遠寬厚長者明吏治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張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代宗大曆中巡子去病上

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  
遠分君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  
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  
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  
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劫巡功業墮敗  
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下尚書省使去  
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  
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  
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當此時去疾尚  
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  
星不可安輕重議乃罷

杜兼誣殺韋賞陸楚事文類聚

杜兼唐憲宗時拜豪州刺史屬德宗厭兵革姑息武鎮兼  
險恣兇威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行京  
兼密誣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  
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皆名家有士林文言一朝以無  
罪受戮天下寃之

逢吉誣害昭等唐書

李逢吉字虛舟穆宗即位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敬宗新立裴度  
求入覲逢吉不自安張權輿為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為  
帝言之計卒不行有武昭者果敢而辯裴度之計蔡遣說吳元  
濟元濟臨以兵辭不撓厚禮遣還度署以軍職從鎮太原除石  
州刺史罷歸不得用怨望與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參軍茅  
彙居長安中以氣俠相許逢吉與李程同執政不叶程族人仍

叔謂昭曰丞相欲用君顧逢吉持不可昭愈憤酒所語其友劉  
審欲刺逢吉審竊語權輿逢吉因彙召見昭厚相結納忿隙得  
解逢吉素厚待彙嘗與書曰足下當以自求字僕吾當以利見  
字君辭頗猥昵及度將還復命人發昭事由是昭彙皆下獄命  
御史中丞王播按之訓諷彙使誣昭與李程同謀不然且死彙  
不可曰誣人以自免不為也獄成昭榜死彙流崖州涉康州仍  
叔貶道州司馬訓流象州擢審長壽主簿而逢吉謀益露昭死  
人皆寃之

逢吉排陷李紳唐書

李紳仕穆宗為右拾遺擢中書舍人元稹為宰相而李逢吉教  
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李  
德裕浙西觀察使牛僧孺輔政以紳為御史中丞顧其氣剛下

易疵累而韓愈動直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叅以  
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  
皆罷之以紳為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  
為樂外遷紳泣言為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  
部侍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巫陽自言不  
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柏耆程昔範善及耆為拾遺虞以書求薦  
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逢吉  
逢吉源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普範與劉栖楚皆為拾  
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  
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  
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  
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為端州司馬栖



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惟右拾遺吳思不往  
逢吉斥思令旨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  
言紳柱折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笥發之  
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為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所上  
謗書

王守澄誣申錫反謀唐書

王守澄文宗時為驃騎將軍黨鄭注遣軍候豆盧著誣告宋申  
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  
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跂足亂  
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乏死  
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  
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頌還第

僅獨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俱  
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為  
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  
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謠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群  
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  
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  
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  
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  
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是  
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  
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  
以為寃

延嗣構害崇韜五代史

郭崇韜唐莊宗時為招討使崇韜素嫉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  
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侯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  
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  
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  
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  
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  
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  
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  
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  
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  
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

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  
故宅賜其一孫

逢吉誣族李崧五代史

李崧晉高祖時加平章事後從契丹以北漢高祖入京師以崧  
第賜蘇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  
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  
誘人告崧與弟與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  
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崧家

蕭肄誣害張鈞金史

蕭肄本奚人有寵於熙宗復詣事悼后累官叅知政事皇統九  
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雷雨雷震壞寢殿鳴尾有火自外入燒內  
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已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

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千天威及顧  
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肆譚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  
親昧則於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  
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  
手劒斃其口而醢之賜肆逋天犀帶憑恃恩幸倨視同列

張遜令王賓誣奏寇準宋史

張遜太宗端拱二年授樞密副使知院事與同列寇準不協每  
奏事頗相矛盾一日遜等晚歸私第準與溫仲舒並轡有狂民  
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王賓舊與遜同事晉邸遜又嘗舉賓雅  
相厚善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蓋遜令  
賓獨奏斥臣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責遜左  
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

趙鏐枉坐韓玉宋史

趙鏐字化鈞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後拜宣徽北院使同知樞  
密院事與柴禹錫並掌機務嘗遣吏卒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  
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鬪毆不勝因誣玉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  
聞玉坐抵法太宗尋知其冤自後庶事不復聽

成遵被誣死元史

成遵字誼叔元順帝至正十七年升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  
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銜之欲去  
之而未有以發以為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兩  
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  
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賊  
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竟

皆杖死中外寃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明導等皆誣枉詔復給還其所授宣勅

忙古臺害劉宣元史

劉宣字伯宣順帝至元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羣御史從有以軍船載葦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為行省官所使詣揚州覆實忙古臺盛怒即圖報復時大夫之父官于屬郡隨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違失臺官皆悚懼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忙古臺怨宣愈甚羅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于朝必欲寘宣死地朝廷為遣官二員往行省鞫問其事

宣元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到于舟中始宣將行時書後事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為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心且別有公文言忙古臺罪狀後得其葉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為叙次其文讀者悲憤宣既引決行省白于朝以為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然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

怨心望

責已而出怨言者

顏竣憤言免官南史

顏竣字士遜宋孝武帝孝建初為吏部尚書領丹陽尹竣籍蕃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乏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踈之乃求出以卜時旨遂以為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為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對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符合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竣怨詈方肆反唇腹誹免官

謝超宗憤言免官南史

謝超宗謝鳳子也好學有文辭齊高帝受禪進超宗為黃門郎

超宗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賀若弼怨望除名北史

賀若弼字輔伯少有大志驍勇隋文帝大舉代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平陳後累加至右武侯大將軍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為將軍其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穎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頽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

望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特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即禽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已蒙格外重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回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

盧賁怨言廢黜北史

盧賁隋文帝時為齊州刺史糴官米而自糶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為大司馬及總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君無過位與高頴齊坐與凶人文構由是廢黜言念曠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群臣曰五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

用然遂廢卒於家

誹謗

造惡言謗國政者

潘岳訕上晉書

潘岳字安仁晉武帝時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才名冠世為眾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韜和嶠刺促不得休

不忠

為臣懷二心者

羊斟私憾敗國左傳

魯宣公二年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

王衍遜言求免見殺晉書

王衍字夷甫晉懷帝時為太傅軍司衍以石勒寇鋒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至於此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扶出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一公必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

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

彥孚勸廢鬱林南史

衡陽公蕭詵字彥孚齊高帝絕服族子也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詵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詵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詵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詵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內兵仗悉委付之心膺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詵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詵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詵每請急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詵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詵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

諸王外接人物謀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  
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謀其見信如此

甄玄成密通誠款北史

甄玄成字敬平少為簡文所知以錄事參軍隨蕭督鎮襄陽轉  
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懷二心密書與元  
帝具申誠款或有得其書送於營營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  
華經人玄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營後見之常曰甄公好  
得法華經友

三貴侮後主北史

韓鳳字長鸞北齊後主時為領軍大將軍與穆提婆高阿那肱  
共處衡軸雖曰三貴損害國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  
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

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  
何用愁為君臣應和若此

裴果密結周文北史

裴果字戎昭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為陽平郡丞周文帝字  
文泰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孝莊帝永安末  
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  
為黃驄年少孝武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  
乃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  
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

郭衍勸文帝滅周北史

郭衍字彥文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封武強縣公賜姓  
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迴之亂從韋孝



寬討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帝殺周室諸王  
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

封倫附逆責帝唐書

宇文化及亂持煬帝出宮使封倫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  
倫羞縮去化及署為內史令從至聊城知化及敗乃結士及得  
出護餉道化及死遂與士及來降高祖知其諧附逆黨方切讓  
使就舍倫以祕策干帝帝悅更拜內史舍人

鄭虔受偽官復求免死唐書

玄宗時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鄭虔水部郎  
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  
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書崔國使繪齋壁虔等方恸死即極思  
祈解於圓卒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

僕固懷恩潛結寇以固寵唐書

德宗時僕固懷恩進收東都河陽封府庫無所私衆皆按堵留  
回紇屯河陽使子瑒及吐延兵馬將高輔成以萬騎逐吐懷恩  
常壓賊而次至鄭州再戰再捷賊帥張獻誠以汴州降下滑州  
朝義至衛州與其黨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香首衆四萬據河  
以戰場濟師登岸薄之賊黨奔潰進次昌樂朝義逃偽帥達盧  
降薛嵩李寶臣舉相衛深定等九州獻款朝義至貝州得其黨  
薛忠義引衆三萬拒瑒於臨清賊氣盛瑒勒兵挫其鋒河北平  
懷恩與諸將皆罷兵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初帝有詔但取朝義  
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承嗣見懷恩皆叩頭  
願効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輕不能固寵乃悉請  
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心以為助嵩等卒據以為患云

宋威養賊不討唐書

宋威僖宗時為平盧節度使時黃巢轉寇河南眾遂數萬帝使宋威與其副曹全晟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兵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止去威因秦大渠死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羣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賊故在時兵始休有詔復遣士皆念思亂賊間之趣邾城不十日破八縣帝憂迫近東都督諸道兵檢遇於是鳳翔邠寧涇原兵守陝潼關元裕守東都義成昭義以兵衛宮仙芝去攻汝州殺其將刺史走東都大震百官脫身出奔賊破陽武圍鄭州不克蠆聚鄧汝間關以以縣大抵皆畏賊嬰城守故賊放兵四略殘郢復二州所過變則生人幾盡官軍急追則遺賫布路士爭取之率逗撓不前

賊將入申光殘隋州執刺史據友州自如今奇兵圍舒擊虜尋牙等州時威老且闇不任軍陰與元裕謀曰昔龐勳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為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躡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為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伐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

王繼忠順遼背宋遼史

王繼忠不知何郡人仕宋為鄆州刺史殿前都虞候聖宗統和二十一年宋遣繼忠屯定之望都以輕騎覘我軍遇南府宰相耶律奴瓜等獲之太后知其賢授戶部使以康默記族女女之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宋以繼忠先朝舊臣每遣使必有附賜聖宗許受之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遣繼忠孤矢鞭策求和令

小有侵擾衆所具悉爾亦備知詔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以繼忠家無奴隸賜官戶三十加左武衛上將軍攝中京留守

楊遵勗緘默遼東

楊遵勗字益誠興宗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調儒州軍事判官累遷樞密院副承旨道宗咸雍三年為宋國賀正使還遷都承旨天下之事叢于樞府簿書填委遵勗一日五行俱下剖決如流敷奏詳敏上嘉之奉詔徵戶部迪錢得四十餘萬緡太康初拜南府宰相耶律乙辛誣皇太子詔遵勗與燕哥按其事遵勗不敢正言時議短之

武仙不赴國難金史

武仙或曰嘗為道士時人以此呼之仕金封恒山公時宋將孟珙雖山敗去仙猶懼宋兵復來七月徙浙川之石穴是時哀宗在

州道近侍兀顏責仙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侍坐待滅亡邪將士聞之相視嗟咽皆願赴難與國同生死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血盟誓不負國家衆乃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金州百姓據山為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與汝曹共圖之可不勞而下留老弱守此寨以為根本然後選勁勇趨蔡迎上西幸未晚也衆未及應即令戒行李取浙川沂流而上山路險阻霖雨旬日水湍悍老幼溺死者不可勝數糧食絕軍士亡者八九仙計無所出

趙普諂太宗負太祖宋史

趙普字則平初為軍事判官後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憲太后

不豫命太祖傳位太宗因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  
命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於紙尾書曰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  
密宮人掌之或謂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太宗傳之廷美而廷  
美復傳之德昭故太宗既立即命廷美尹開封德昭實稱皇子  
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已而柴禹錫等  
告廷美陰謀上召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  
奏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太后顧命及先朝自愬之  
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得誓書遂大感悟召  
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  
普為司徒兼侍中他日太宗嘗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  
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廷美遂得免凡廷美所以得罪  
則普之為也

不敬

怠慢君上者

林父傲慢取禍左傳

魯成公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  
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犇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  
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誅不許將出雖惡之不猶  
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  
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良夫失禮及禍左傳

魯哀公十六年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

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與殺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乘衣甸兩牡紫衣狐裘至祖裘不釋劔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張融慢對南史

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宋世祖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率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

李懷光以券抵地唐書

李懷光唐德宗時加副元帥中書令興元元年詔加太尉賜金券懷光赫然怒曰凡擬人臣反則賜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抵于地

馬植以賜帶與元贄被貶事文類聚

唐馬植為相神策中尉馬元贄為宣宗寵信賜通天犀帶植與元贄素善至通昭穆元贄以賜帶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詰之植震恐言狀坐貶常州

姦惡  
姦險恣惡者

巫臣聘夏姬奔晉左傳

魯成公二年初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

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  
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  
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  
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  
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  
於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  
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  
其信知縈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  
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  
鄭人懼於郟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  
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  
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

叔孫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三  
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  
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固卻至以臣於晉  
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  
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董卓姦亂被殺後漢

董卓字仲穎獻帝初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  
封鄧侯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鎖詣闕上書追理  
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  
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弟相望  
金帛財產家家殷積董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

資物謂之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人情崩恐不保朝  
夕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  
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群僚內外莫能自固又壞五銖賤更鑄小  
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  
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時人以為秦始皇  
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  
同凶暴相類焉冀州刺史韓馥與不紹等各與義兵同盟討卓  
而五瓊周玘為內主卓聞而懼乃既殺弘農王於是劫遷天子  
西都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  
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帝疾新愈大會未央  
殿卓入布令騎都尉李肅以戟刺之卓哀甲不入傷臂隨車顧  
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

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而  
又殺之皇甫嵩攻卓弟曼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後乃  
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  
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豪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  
路卓死士卒皆稱萬歲百餘人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珠玉衣  
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後李傕等焚卓於郿并收董氏兩  
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  
漂其棺木

曹操領兵朝見後漢

曹操獻帝時為大丞相秉國大權帝僅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  
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  
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

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  
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  
復朝

司馬師逼太后廢齊王芳魏書

司馬景王師將廢魏齊王芳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  
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悅  
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令大將軍意乞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  
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  
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  
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  
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羣臣送者  
數十人太尉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

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  
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  
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羣臣以  
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  
於溫事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  
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也

元又逼帝囚害清河王懌北史

清河王懌字宣仁魏孝明帝時靈太后以孝明懿叔德先具瞻  
委以朝政懌竭乃匡輔領軍元又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  
裁之以法每以黜之為又所疾又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又旨  
告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  
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



馬正光元年七月又與中官劉騰逼孝明帝於顯陽殿閉靈木  
后於後宮囚憚於門下省憚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  
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憚之喪為  
之劈面者數百人

高阿那肱表款敗主北史

高阿那肱北齊後主時武平四年累遷司徒公左丞相其錄高  
書刺史並如故周師逼平陽齊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  
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高阿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  
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  
奏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晉  
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那  
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

及陵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  
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社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  
取擲於河中帝未安諸內眷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  
軍遠來我何為守整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暫進軍使內  
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  
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府翼  
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  
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  
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  
將內眷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  
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  
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

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  
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平乃  
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闍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  
相後主走度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  
止日夕馳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  
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  
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那肱至  
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  
起兵誅死

李義府出罪納妾逼殺正義唐書

李義府唐高宗永徽中拜中書侍郎累遷進爵為侯有洛州女  
子淳于以姦繫大理義府聞其美屬承畢正義出之納以為妾

卿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鞠治義府且  
窮逼正義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  
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高宗陰德義府故貸不問

韋巨源倡韋后僭逆唐書

唐中宗景龍二年韋皇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韋巨源倡其偽  
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  
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慶祥妖陰尊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  
書左僕射仍知政事

武三思姦亂被殺唐書

唐中宗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為都帝與皇后臨觀武  
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  
之武三思既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愍太子即與主

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  
餘人時疾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  
不知何等名善人唯與我者殆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慶納崔  
湜甘元東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為冉  
祖雍宋之孫李俊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  
就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  
趙履温中書舍人鄭愔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  
史李愔託其權重矣內外其尤于政事者天下語曰崔冉鄭亂  
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汙點善良破壞其宗天下為  
蕩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有司殺月將逐軫惡  
地黃門侍郎宋憬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既死帝為舉哀  
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崇訓魯王謚曰忠主

以太子首祭三思匡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斲棺暴尸夷其墓

楊國忠醜惡總釋唐書

揚國忠玄宗時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  
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搏勢為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  
詆逮繫連年誣讒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  
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為指嚮故國忠乘以為姦  
肆意無所憚饒國居中用事唐玄宗所好惡國忠必深知其微  
帝以為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  
之先是虢國夫人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還趣虢國  
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施若  
禽獸然不以為羞道路為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兄  
弟觀之士之醜野寒傴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士大夫

詬恥之

林甫專恣唐書

李林甫裴耀卿張九齡三宰相就位二人聲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驚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拔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為戰栗於是林甫進兼中書令帝玄宗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寃之

林甫逢迎唐書

李林甫善伺上意時唐玄宗春秋高聽斷稍怠厭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適沈蠱祗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款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李林甫謀危太子唐書

玄宗將立太子宰相李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祕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良娣之父有隣與婿柳勳不相中勳浮險欲助林甫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迥等皆林甫素忌惡者株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未幾擢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帝不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未得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於宗稷則莫若元子帝久之曰慶王往年獵為豹傷面其答曰破面不愈於破

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然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恭言故飛語不得入帝無所發其猜

林甫諷御史劾璋死罪唐書

李林甫性便佞陰密善迎合上意唐玄宗時累進至中書令時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李林甫隱惡二十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死著作郎韋子春坐厚善貶

祿山樹結私恩唐書

安祿山唐玄宗天寶元年以平盧兵馬使擢特進幽州節度副使於是御史中丞張利貞採訪河北祿山百計諛媚多出金諧結左右為私恩利貞入朝盛言祿山能乃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順化州刺史使者往來陰以賂中其嗜一口更譽玄宗始才之

盧杞陰險唐書

盧杞字子良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菲食人未悟其不情咸謂有祖風節稍遷吏部郎中為魏州刺史奏言魏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魏而夏宅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為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寘露賢者始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眾市權為自固者揚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真卿挺正敢言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洎以徐州降有所經略使人

誤先白鑑杞怒沮解之不使有功其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以杞得君故不敢言

鄭注作亂被殺唐書

鄭注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注詭譎陰狡為愬籌事未嘗不用後因王守澄薦注於文宗召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既權寵專擢官射利賞積巨萬李愬附注進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兩人日呂議論帝前愬病瘥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訓畏鄭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餘人注驚橈不服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

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贊注為姦數顧賊為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賓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臬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群臣皆賀乃夷其家

文傑陰計害吳英五代史

閩主王鏐後唐明宗長興初鏐以福州為長樂府而地狹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為國計使文傑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資以佐用閩人皆怨又薦妖誣徐彥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鏐使彥視鬼於宮中文傑與內樞密使吳英有隙英病在告文傑謂英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英曰柰何文傑因教英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他苦也英以為然明日諷鏐使巫視英疾巫言

入北廟見英為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鎚擊其首鑄以語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鑄遣人問之英言頭痛鑄以為然即收英下獄命文傑劾之英自誣伏見殺

耶律乙辛姦謀進蕭霞抹之妹遼史

耶律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送刺視之乙辛熟寢送刺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嚼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送刺自是不令牧羊及長美風儀外和內狡興宗重熙中為文班史掌太保印陪從入宮累遷護衛太保至道宗大康元年皇太子始預朝政法度脩明乙辛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既死乙辛不自安又欲害太子乘間入奏曰帝與后如天地並位中宮豈可曠盛稱其黨駙馬都尉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上信之納于宮尋冊為皇后時護衛蕭忽魯

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俄暴雨壞橋謀不遂

蔡攸邪佞以蠱帝心宋史

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問百拜以懇徽宗意遂解其後與京權勢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請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為眎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修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名道市井淫媠謔浪語以蠱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

其父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  
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之徒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  
玉清之祠徧天下咎端自攸興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  
駮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  
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

阿合馬厭昧元史

阿合馬元世祖時為中書平章政事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  
奸黨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疾惡其人因密用大銅鎚碎其腦  
立斃時世祖猶不深知其姦令中書毋問其妻子及詢孛羅乃  
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  
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  
入其家屬財產其妻有名引住者籍其藏得二熟人皮於櫃中

兩耳具存一闌豎專掌其高鑄訊問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咒時  
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絹二幅畫甲騎數重圍守一幄殿  
兵皆張弦挺刃內向如擊刺之為者畫者陳其姓又有曹震圭  
者嘗推算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者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  
事聞勅剝四人者皮以徇

桑哥姦邪被殺元史

桑哥既專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也先帖木兒徹里等劾  
奏世祖決意誅之二月世祖諭大夫月兒魯曰屢聞桑哥沮抑  
臺綱杜言者之口人嘗捶撻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  
哥等持御史李渠等已刷文卷至今侍御史杜思敬等勘驗辨  
論往復數四桑哥等辭屈明日帝駐蹕土口復召御史臺暨中  
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卷奏曰前浙西按察使只必因



監燒鈔受贓至千錠嘗檄臺徵之二年不報思敬曰文之次第盡在卷中今尚書省拆卷持對其弊可見速古兒亦閣里抱卷至前奏曰用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君輩為宰相乃拆卷破印與人辨是教吏為姦當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哥為惡始終四年其姦贓暴著非一汝臺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對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劾自當何罪思敬等對曰奪官追俸惟上所裁數日不決大夫月兒魯奏臺臣久任者當斥罷新者存之乃什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至七月乃伏誅平章要束木者桑哥之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束木召至其家受賄方詣省望闕賀如常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至是中書列其罪以聞世祖命械致湖廣即其省

識之

鐵木肆

鐵木迭兒以父祖功仕仁宗為右丞相姦會盡政利已要功內外監察御史留守賀伯顏等四十一餘人共劾之奏上仁宗大怒匿補不獲恐出皇太后意僅罷相位而已家居未逾年又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驚駭參政趙世延為御史中丞率諸御史論其不法數十事而內外御史論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皇太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皇慶二年正月辛丑仁宗崩越四日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入中書為右丞相又逾月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與徽政院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威哈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令伏罪即起入奏遽稱旨執二人棄市是日白晝晦暝都人恟懼

哈麻姦邪被劾元史

哈麻字士廉有口才充為元順帝所襲累遷官為殿中侍御史帝每即內殿與哈麻以雙陸為戲一日哈麻服新衣侍側帝方啜茶即啜茶於其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邪帝一笑而已其被愛幸無與為比由是哈麻聲勢日盛自藩王戚里皆遺賂之尋以謀害脫脫出貶南安九年太平為左丞相韓嘉納為御史大夫乃謀黜哈麻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列其罪惡劾奏之其小罪則受宣讓王等駝馬諸物其大者則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又恃以提調寧徽寺為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宮闈無間犯分之罪尤大寧徽寺者掌脫忽思皇后錢糧而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哈麻知御史有所言先已於帝前析其非罪事皆太平韓嘉納所摭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

片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得已僅奪哈麻雪雪官職居之草地

黨惡

黨附姦惡者

郟超道苦音

東晉海西公時郟超實黨桓温而其父懼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怒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温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

殷仲文黨桓玄又叛被誅晉書

晉安帝時殷仲文少有才藻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參軍桓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

及玄平京師便棄郡投馬玄以為諮議參軍玄將為亂使總領  
詔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桓玄九錫仲文之辭也以佐命親  
貴厚自封崇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  
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元帝初反正抗乞解所職詔不許仲  
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  
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  
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  
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  
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  
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脩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  
文人殷闡孔寔子之徒撰義捕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憤忽遂  
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有無忌

言於劉裕曰桓胤廢仲文之腹心之疾此劣不足為憂義熙二  
年又以仲文與駱駝等謀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

羊玄保黨事太子劾南史

羊玄保宋太子劾弑父立以玄保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  
宋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劾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  
眾並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其以死奉朝劾為解孝  
武即位為金紫光祿大夫以謹敬見知

王克黨事侯景南史

王克美容貌仕梁武帝歷司徒右長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  
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  
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靈綏何右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  
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謂克

日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

周利貞黨三思矯殺五王唐書

周利貞唐中宗神龍初擢累侍御史諧附權彊五王等疾之出為嘉州司馬武三思亂禁中五王謀誅之私語崔湜湜反以其計告三思五王貶湜勸速殺之以絕人望問誰可使以利貞對利貞湜內兄也表攝右臺侍御史馳嶺外矯殺敬暉桓彥範袁恕已還拜左臺御史中丞數為仇人徂報幾不免先天初為廣州都督湜陷劉幽求謫嶺表諷利貞殺之賴桂州都督王駿護而免利貞顯事剝割夷獠苦其殘虐皆起為寇詔監察御史李全交按問得贓狀貶涪州刺史

慶訥附三思得賜唐書

紀慶訥者為人魁岸髭長數尺其妻武三思婦之姊縱使通三

思繇是款昵進為太府卿中宗神龍元年夏大旱穀價騰踊帝召問所以救人者三思知之陰諷太史迦葉志忠奏是夜攝提入太微近帝坐此天子與大臣接有納忠之符帝信之下詔褒美賜慶訥衣一副綵六十段

高尚導安祿山反唐書

高尚玄宗時母老乞食自給高客河朔不肯歸與令狐潮相善淫其婢生一女遂留居然篤學善文辭嘗喟然謂汝南周鏡曰吾當作賊死不能斃草根求活也李齊物為新平太守薦諸朝書錢三萬介之見高力士以為才置門下家事一咨之諷近臣表其能擢左領軍倉曹參軍力士語祿山表為平盧掌書記因出入卧內祿山喜睡尚嘗執筆侍通昔不寢繇是親愛遂與嚴莊語圖讖道祿山反陷東都偽拜中書侍郎大抵賊所下

赦令皆尚為之

源休黨朱泚為亂

唐書

源休德宗時為京兆尹使回紇將還盧杞畏其辯能結主恩次太原奏為光祿卿休怨故望遵朱泚僭號為調兵食署拜百官事一咨之時訂其逆甚於泚脅辱大臣多殺宗室子孫幾于盡每王師不利喜見眉寓與姚令言勸泚圍奉天晝夜為賊謀二人爭自比蕭何休顧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我視蕭何子當曹叅可矣即收圖籍貯府庫效何者人皆笑謂為火迫鄼侯

崔胤黨朱全忠謀劫遷之計

唐書

崔胤字垂休唐昭宗時為中書侍郎後罷為武安節度使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未幾召還遷司空門下侍中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事無不咨每議政禁中至

繼以燭胤請重計中官以宮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胤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官者或相泣無恠不自安乃舉劫幸之謀遂致昭宗播遷於外

柳璨脅主禪位

唐書

柳璨字炤之擢翰林學士唐昭宗密許璨宰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騎士傳呼宰相人皆大驚明日帝謂學士承旨張文尉曰璨材可用今擢為相應授何官對曰用賢不計資帝曰諫議大夫可乎曰唯唯遂以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起布衣至是不四歲其暴貴近世所未有天佑二年長星出太微文昌門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蔣玄暉張廷範及與璨謀殺大臣有宿望者璨手疏所仇媚若獨孤損等二十餘

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朱全忠聞之不善也其後急於九錫宣徽北院使王殷者構璨等言其有貳故禮不至玄暉懼自往辨解全忠怒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邪璨懼即脅哀帝曰人望歸先帥矣陛下宜揖讓以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為冊禮使即日進道及玄暉死而全忠恚璨背已貶登州刺史俄除名為民流崖州尋斬之臨刑悔叱曰負國賊柳璨死宜矣弟瑀瑊皆榜死

義誠附從榮見殺 五代史

康義誠字信臣唐明宗時為親軍都指揮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秦王李從榮素驕自為河南尹典六軍拜大元帥唐諸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從榮謀以兵入宮唐大臣朱弘昭馮贇等皆以為不可而義誠獨持兩端從榮已舉兵至天津橋弘昭等入以反白明宗涕泣自義誠使自處置而義誠卒不出兵馬軍指揮使朱弘實以兵擊從榮從榮敗走見殺

周祚黨李昇傳送楊濛 五代史

吳臨江王楊濛者怨徐溫捨已而立溥心常不平李昇者初少孤楊行密養以為子諸子不能容以乞徐溫冒姓徐名知誥及其將謀篡國先發濛為歷陽公使吏以兵守之濛殺守者奔廬州節度使周本本吳舊將也聞濛至欲納之為其子祚所止本曰此吾故主家郎君也何忍拒之遽自出迎濛祚閉門遮本不得出紳濛送金陵見殺

蕭得衷特黨乙辛禁害太子 遼史

蕭得衷特善阿意順色道宗清寧初乙辛用事甚見引用累遷

此面林牙同知北院宣徽使事及皇太子廢遣得裏特監送上  
京得裏特捉其行不令下車起居飲食數加陵侮至則築圍堵  
囚之大康中遷西南招討使歷順義軍節度使轉國舅詳穩壽  
隆五年坐怨望以老免死闔門籍興聖宮貶西北統軍司卒二  
子得末訛里乾統間以父與乙辛謀伏誅

蕭達魯古附乙辛殺太子遼史

蕭達魯古性姦險道宗清寧間乙辛為樞密使竊權用事陰懷  
逆謀達魯古比附之遂見獎拔稍遷至旗鼓拽刺詳穩乙辛欲  
害太子以達魯古兇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撒把詣上京同留  
守蕭撻得夜引力士至囚室給以有赦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  
以歸詐云疾薨以達魯古為國舅詳穩達魯古恐殺太子事言  
出入常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不帝乾統間詔樞密使耶律

思大索乙辛黨人達魯古以賂獲免

耶律燕哥黨乙辛遼史

耶律燕哥字善寧反而敏道宗清寧間為左護衛太保大康  
初轉北面林牙初耶律乙辛自中京留守復為樞密使以燕哥  
為耳目凡聞見必以告乙辛愛而薦之帝亦以為賢拜左夷離  
畢及皇太子被誣帝遣燕哥往訊之太子謂燕哥曰帝惟我一  
子今為儲嗣復何求敢為此事公與我為昆弟行當念無辜達  
意於帝禱之甚懇蕭十三聞之謂燕哥曰宜以太子言易為伏  
狀燕哥領之盡如所教以奏及太子被逐乙辛殺害忠良多燕  
哥之謀為契丹行宮都部署五年夏拜南府宰相遷惕隱大安  
三年為西京留守致仕

耶律塔不也附乙辛誣害太子遼史

耶律塔不也以善擊鞠幸於上凡馳騁鞠不離杖道宗咸雍初補祗候郎君與耶律乙辛善故內外畏之及太子被譖按無迹塔不也附乙辛欲實其誣與訛都幹等密奏太子謀亂事本實臣不首恐事覺連坐帝信之廢太子改延慶宮副使道宗壽隆元年為行宮都部署天祚嗣位以塔不也黨乙辛出為特免部節度使及樞密使耶律阿思太索乙辛舊黨塔不也以賂獲免徙敵烈部節度使復為敦睦宮使天慶元年出為西北路招討使

蕭訛都幹黨乙辛誣害太子遼史

蕭訛都幹國舅少父房之後道宗咸雍中補牌印郎君大康三年樞密使乙辛陰懷逆謀乃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耶律撒剌等廢立事詔按無狀皆補外項之訛都幹希乙辛意欲實

其事與耶律塔不也等入闕誣首耶律撒剌等謀害乙辛欲立皇太子事臣亦預謀今不自言恐事泄連坐帝果怒徙皇太子于上京訛都幹尚皇女趙國公主為駙馬都尉後與乙辛議不合街之復以車服假人主被誅訛都幹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恐事彰殺我以滅口耳

孝傑黨乙辛害太子遼史

張孝傑首帝將為北府宰相漢人貴幸無比大康元年賜國姓明年秋帝一日射鹿三十燕從官酒酣命賦雲上于詩詔孝傑坐御榻旁上誦黍離詩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孝傑奏曰今天下太平陛下何憂富有四海陛下何求帝大悅三年群臣侍燕上曰先帝用仁先化葛以賢智也朕有孝傑乙辛不在仁先化葛下誠為得人歡飲至夜乃罷是年夏乙辛



請皇太子孝傑同力相濟及乙辛受詔按皇太子黨人誣害忠良孝傑之謀居多乙辛既出上亦悟孝傑姦佞坐私販湖益削爵死於鄉乾統初剖棺戮屍

万俟卨附秦檜誣害岳飛 宋史

万俟卨字元忠高宗時錄樞密院編脩官改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卨入覲調湖南轉運判官陞辭希秦檜意譖飛于朝留為監察御史擢右正言時檜謀收諸將兵權卨力助之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命申何鑄治飛獄鑄明其無辜檜怒以卨代治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察報以動朝廷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獄不成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飛父子與

憲俱死天下冤之

程松劾賢 宋史

程松字冬老登進士第宋寧宗慶元中韓侂胄用事松以結侂胄遷御史察御史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呂祖泰上書乞罷侂胄蘇師旦松與陳藻劾祖泰當誅祖泰坐真決流嶺南松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胄曰松毒侂胄訝其名問之松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爾

陳自強援奏侂胄為平章事 宋史

陳自強字寧宗時為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為同知國用事培克以財州郡騷動方韓侂胄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胄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主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

旦為叔

作亂 構為悖逆爭鬪者

觀從謀亂 左傳

魯襄公二十二年楚康王殺令尹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其子從出奔蔡事聲子之子朝吳燦也至是從謂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帥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

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

季氏家臣背叛 左傳

魯昭公十四年季平子不禮於南蒯欲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將叛費人盟司徒老祁慮葵偽廢庚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示死請待間而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葵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齊豹殺公孟 左傳

魯昭公二十年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

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  
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  
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  
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  
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  
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  
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孟獲之門外齊子  
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實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  
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  
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

陽虎亂國竊寶左傳

魯定公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  
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魯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鉏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成都車何故  
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  
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  
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  
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  
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  
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  
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  
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